



师者

我上大学时,有一年回家过春节,三弟跟我说,余老师在班上把你作反面典型了。我问,说什么呢?三弟哈哈笑,说,余老师讲,你们这些人害吗,还有比程保平害的么?他我都制服了,你们算得了什么!余老师是三弟和我的初中语文老师,也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。

我想了想,我“害”得最大的一次是,舒兴发打弹子,骗了我不少钱,我打不过他,但总想出一口气。有一次上学,走过王聋子家门口,我说,这桃子长大了,是可以弄来吃了。他同意。我说,我爬高头晕,我扶你上墙可好?他同意了。我扶他上墙后,就扯开嗓子喊,有人偷桃子了。王聋子老婆听到,拿竹篙子狠狠地打了骑在墙上左右不得的舒兴发,我异常地快活。后来,舒兴发拿竹竿子打了我脑袋,至少有二十下,差不多扯平了,但此事余老师不知道。

余老师知道我“害”,是我改成成绩单的事,不外乎把3改为8,把7改成9,有好几回。有一次,余老师到我家吃饭,我父亲说,这回进步大,算术考了80多分。余老师说,把成绩单拿来我看看。他看了后说,不是这样的,只考了30多分。我父亲没有做声,但事后狠狠地挫了我。余老师在班上自豪地说,你们的命门我都晓得,比如程保平,就很怕他的老子。

再有就是,我上课时偷看小说《三家巷》,余老师正在带读课文,他不露声色地走到我的身边,一把抓

反面典型

程保平



二排左三为余敦让老师,四排右一为作者

过书来,夹到腋下,又接着带读,到下课就像没事情一样。几天后,我在惴惴等待中,他把书放在我桌上,淡淡地说,以后上课,不准看小说。我看那书弄得平整,裂开的封面还拿浆糊粘了,便猜他也看了。后来有几次,他很奇怪地表扬了我,说我的作文“角度好”,但也就止于此,不过我一直都记着。

我是1976年初中毕业的,也是最后一届不考试,通过推荐就上高中的。推荐,班主任的作用大,大队的权力更大。生产队长跑到学校和大队,要求我回家务农。我家是超支户,欠了生产队不少钱,那些钱都

是进钱户的,我回去干活,他们的钱到手就快一些。余老师和我舅舅一合计,还是否定了这个建议。我舅舅当时是大队干部。我后来上大学,日子好过了,遇到开心事,会偶尔想想当年上高中的事,自然,也会想到余老师和我舅舅。

我上高中后,只有语文马马虎虎,这得益于余老师,其它的课都特别的孱。至少有半学期,我都在为正负数纠结不已,假如一颗糖果,吃到肚里了,怎么还有一颗负糖果呢?这让我很不适应新学校的生活。我坐在教室里,想象着屋后的杨树长高了,浓密了,太阳从嫩黄的叶间照下来,

池塘里的水绿了,鱼在水下逍遥地游着。这时候余老师走进教室,瘦长的个子像长颈鹿,头是小小的,颈子是长长的,讲话的时候,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,显得特别的大。那个初中的情景我特别地留恋。

但我实在不记得余老师上课的水平如何。那三年里,发生了太多的事,黄帅写打油诗,张铁生交白卷,跟着是批林批孔,反击右倾翻案风,再后来是三位领导人去世,四人帮也倒台了,学习是可有可无,也是没有念想的。但我也记得,余老师约束着学生,尽量多学一点知识,这在后来,确实让好几个学生都吃上了轻巧饭。余老师的约束是温和的,温和里有一点点威严,而学生又不必怕他。这在当日我是欢欣的,后来又是很想念的。他是我所有中小学教师中见到后最放松、最温馨也最可以乱扯的老师。

余老师对我是好的,当年的细节很多,后来我成人工作,想到这些,也是温暖的。他在我弟弟班上举我的例子,其实是对我的肯定,也是对自己的肯定。这让我非常不安。当年误上大学,对我,对家庭,都算一个不小成绩,但此后我再也没有撑面子的东西,实在辜负了他老人家一片好意。

我写这篇文字时,根据编者要求,想请余老师提供一张照片给我。他说,不要写了,他教书并不好,写了惹人笑话。我说,你的学生也五十多岁了,再不知道得体,那真是你没有教好。彼此哈哈一笑。

我希望他就这么笑下去。

程保平,铜陵市作协主席,安徽省作协理事。

那是一片错落有致而又绿得养眼的枞树林。林中随处可见绿草覆盖的坟莹。枞树林北边濒临一条土马路,马路旁是一所初级中学,我曾在那所学校待了整整十年。

那是青春最飞扬的十年。十八九岁的我刚从中师毕业,带有难言的兴奋开启自己的教学生涯。因当时学校师资短缺,除教初一数学和英语外,我还兼带地理、音乐课(完全是赶鸭子上架),每周有二十来节课。全身心投入,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——课堂作业精改不算,还细批家庭作业,每天几乎要累瘫。后有别的老师传授经验,说家庭作业可以让学生之间互查,老师只需有针对地集中评讲。得此经验试行之,效果不错,也给自己减负不少。学生都比我小不了几岁,俨如自己的弟妹,乡下的孩子本身就就很淳朴,师生之间自然相处融洽,直到现在,一些学生还跟我保持联系,直呼我为“老师姐”,听起来甚感亲切。

潜心教书也教出了一点门道,后来带初三毕业班,更是铆足干劲,印象最深刻的是随大流搞题海战术,组织学生频繁考试——日练,周测,月考,期中考,期末考。那时候试卷印制方式笨拙,先将蜡纸铺在

那片枞树林

璩静斋

钢板上刻出试题,后用手动油印机将蜡刻试题印制出来。几张卷子刻下来,捏着刻笔的大拇指和二拇指都有些麻疼感,油印卷子时手上难免要沾油墨,脏兮兮的,还不好清洗。上课主要凭一枝粉笔和一块黑板,一堂课讲下来,黑板写了擦,擦了写,也不知吃了多少粉笔灰。

那时对于自己当老师,总感底气不足。努力教书的同时,也努力给自己充电,报考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,只能挤时间学习迎考,希望尽快考完所有课程,顺利拿到大学本科文凭。人的精力毕竟很有限,曾经一度喜欢的写作也果断搁浅,恋爱也不愿意谈,嫌麻烦,分心思。

每天上完该上的课后,集中精力批阅完当天的课堂作业,备好第二天的课,除去吃饭、睡觉,余下的时间主要用于自学。

喜欢在黄昏时分拿着书本去幽静的枞树林,心无旁骛,学习效率超高。看书感觉疲劳时,看看西天缤纷如锦的晚霞,望望不远处村庄上空依依袅袅的炊烟,瞅瞅四围散落

的绿茵茵的坟冢,有一种身心被放空的感觉,仿若天地水云,草木分野,都游离于身心之外。

我还没来由地喜欢月夜,尤其是初夏的月夜。常常在枞树林待到夜幕四合,皓白清亮的玉兔悄悄悬于苍穹,朝林间窥视,阴影处影影绰绰,枞树林中偶尔响起“咕咪、咕咪”声——想必是猫头鹰在叫。溶溶月色下,一切都被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面纱,妙不可言。

带着几分惬意,一路轻歌,穿越那些无言的坟莹,经过星星点点有欢声笑语的村落,进入一片有虫蛙喧响的开阔田畈,走在狭长曲折的田埂上,夜风习习,仿佛置身于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自然澄明之境。走到田畈的尽头,家的轮廓跃然入目。这才浑身一激灵,得做好挨骂的准备了。

母亲开门,劈头就是一顿骂,骂我真发蠢,大晚上往家跑做什么事!要是着黑了么样搞!那个埋人的地方齜龇得很,大鬼小鬼到处都是!我笑嘻嘻地说,我“火焰”高,鬼撞不

了我的嘛。

母亲那横眉竖眼莫能奈何的样子恍而还在眼前,嗔怪中带着十足怜爱的眼神永远定格在记忆中,屈指算来,跟母亲已经分离了二十六年!

二十六年前的那个暑假,我到县城参加县教委组织的教师培训,要到镇上坐汽车,母亲一直将我送到村口,我走了一段路,回头,母亲还在原地望我。

培训的第二天,突来紧急电话让我速回,只说我母亲不好!我仓皇失措,我母亲怎么会突然不好呢?!

急归,见到母亲竟躺在灵床上,哀哀欲绝!我年仅58虚岁的母亲,突发性脑充血!母亲以这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跟我别离,实在让人难以接受!

近日,夜梦母亲目光如水,说那个齜龇的枞树林,(你)晚上不要再奔跑了呵……蓦然醒来,潜然泪下,母亲永远不会知道,我已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里待了二十年,这里没有枞树林。

璩静斋,中央民族大学文学教授。业余写作。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尘埃里开出莲蓬》、长篇小说《木兰花》《青青果》、长篇童话《天使的印章》等。